

半
部
论
语
治
天
下

册
三

孔子
▲
编著

北京
联合
出版
公司

名家批注论语



国学国艺必读丛书

册三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名家批注论语

「半部论语治天下」



古圣先贤之书，是中华文明的载体，是华夏民族性格的内在成因。

「国学国艺必读丛书」囊括了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各类精华和历代书法碑帖、名流画传等精品图集，再现传统文化的博大厚重，阐释各类传世艺术的背景、风格及特征等，为您打开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之门。

丛书精选历代校注权威底本，集当世国学大师之力，为文中古奥言辞注释，用优美纾徐的白话文尽显古人言语风致，传统版画延展文章深远意境。丛书所选的精品图集采用原色印刷，画面清晰、纤毫分明，还原传世典藏本来面目及独特魅力。

期望本丛书成为文化崇尚者的典藏精品。



原文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蓐。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丈人，老人也。」

蓐，竹器。』子路问曰：『子见夫子乎？』丈人曰：『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孰

为夫子？』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丈人云：不勤劳四体，不分殖五谷，谁为夫子

而索之邪？』植其杖而芸。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植，倚也。除草曰芸。」朱熹

《四书集注》：「丈人，亦隐者。蓐，竹器。分，辨也。五谷不分，犹言不辨菽麦尔，责

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。植，立之也。芸，去草也。』子路拱而立。朱熹《四书集

注》：「知其隐者，敬之也。』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

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『隐者也。』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。孔安国《论语孔氏

训解》：「子路反至其家，丈人出行不在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孔子使子路反见之，

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。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，故先去之以灭其迹，亦接舆之意也。』

子路曰：『不仕无义。』郑玄《论语郑氏注》：「留言以语丈人之二子。』长幼之节，

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言女知父子相

养不可废，反可废君臣之义邪？』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

「伦，道理也。』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』

译文

子路跟着孔子赶路，落在了后面，遇见一位老人，用拐杖担着锄草的农具。子

路问道：「老丈见到夫子吗？」老人说：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谁是夫子？」说完插

下拐杖去除草，子路拱着手站在一边。老人留子路住宿，杀鸡做饭给他吃，让自己的



楚狂接舆

楚狂接舆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。接舆是他的名字，平时『躬耕以食』，佯狂不仕，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楚狂接舆。在《论语·微子》记载他以《凤兮歌》讽刺孔子，谓『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』，并拒绝和孔子交谈。此图表现了接舆走过孔子的车子唱歌的情景。



子路问津

鲁哀公四年（前491），孔子从叶返回蔡国，忘记了渡口，看到长沮、桀溺在耕田，就让子路去问。他们说，像洪水一样的坏事到处都有，谁能改变呢？你与其跟着逃避坏人的人，哪能赶得上跟着我们这些人呢？说完仍然进行耕作。

两个儿子与子路相见。第二天，子路赶上去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，孔子说：「是隐者啊！」让子路返回去见他，到了那里老人已经离开了。子路说：「不出仕是不合乎义的。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不能废除，君臣之间的大义怎么能废除呢？要想洁净自身却扰乱了大的伦理关系。君子的出仕，是履行君臣之间的大义，主张不能实行是早就明白的。」

原文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何晏《论语集

解》：「逸民者，节行超逸也。」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此七人皆逸民之贤者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逸，遗逸。民者，无位之称。虞仲，即仲雍，与大伯同窜荆蛮者。夷逸、朱张，不见经传。少连，东夷人。」子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」郑玄《论语郑氏注》：「言其直己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。」谓：「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」谓：「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。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放，置也。不复言世务。」身中清，废中权。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「清，纯洁也。遭世乱，自废弃以免患，合于权也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仲雍居吴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。隐居独善，合乎道之清。放言自废，合乎道之权。」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」

译文

隐逸的人有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说：「不

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不污辱自己的身份，是伯夷、叔齐吧！」又说：「柳下惠、少连是降低了自己的志向，辱没了自己的身份，但言谈合乎法度，行为经过思虑，仅此而已。」

又说：「虞仲、夷逸是隐居而放肆直言，行为廉洁，废弃自我合乎权变。我和他们都
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」

原文

大师挚适齐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大师，鲁乐官之长。挚，其名也。」亚饭

干适楚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亚，次也。次饭，乐师也。挚、干皆名。」三

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。鼓方叔入于河，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鼓，击鼓者。

方叔，名。入，谓居其河内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鼓，击鼓者。方叔，名。河，河

内。」播鼗武入于汉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播，摇也。武，名也。朱熹《四

书集注》：「播，摇也。鼗，小鼓。两旁有耳，持其柄而摇之，则旁耳还自击。武，名

也。汉，汉中。」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

译文

太师挚去了齐国，亚饭乐师干去了楚国，三饭乐师缭去了蔡国，四饭乐师缺去

了秦国，鼓师方叔到了河内，摇鼗的乐师武到了汉中，少师阳、击磬的乐师襄到了海滨。

原文

周公谓鲁公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鲁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于鲁。」曰：

「君子不施其亲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施，易也。不以他人之亲易己之亲。」

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以，用也。怨不见听用。」故旧无

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」

译文

周公对鲁公伯禽说：「君子不怠慢自己的亲属，不让大臣抱怨不被重用，故臣

旧属没有大的过错不要放弃，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。」

原文

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弼。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周时四乳生八子，皆为显士，故记之尔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或曰「成王时人」，或曰「宣王时人」。盖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，然不可考矣。」

译文

周代有八位贤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弼。

子张第十九

题解

此篇皆记弟子之言，而子夏为多，子贡次之。盖孔门自颜子以下，颖悟莫若子贡；自曾子以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故特记之详焉。凡二十五章。

——朱熹《论语集注》

正义曰：此篇记士行、交情、仁人、勉学，或接闻夫子之语，或辨扬圣师之德，以其皆弟子所言，故善次诸篇之后。

——邢晏《论语注疏》

原文

子张曰：『士见危致命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致命，不爱其身。』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致命，谓委致其命，犹

言授命也。四者立身之大节，一有不至，则余无足观。故言士能如此，则庶乎其可矣。』

译文

子张说：『士人遇到危难献出生命，遇到得益考虑大义，祭祀时想到恭敬，守丧时想到哀伤，大概就可以了。』

原文

子张曰：『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』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言无所轻重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有所得而守之太狭，则德孤；有

所闻而信之不笃，则道废。焉能为有无，犹言不足为轻重。』

译文

子张说：『持守德行而不光大，信奉大道而不笃实，这样的人怎能算他存在？又怎能算他不存在？』



东方朔

东方朔，武帝时，为太中大夫。他性格诙谐滑稽，爱好喝酒。据说，君山上有美酒数斗，如能喝到，可以不死为神仙。武帝得知后，派了栾巴带童男童女数十人到山上求之，果然得到了仙酒。武帝未喝之前，东方朔就偷偷地喝光了。于是武帝大怒，下令推东方朔出去斩首。东方朔就说：「假如酒有灵验，你杀我，我也不死；要是没有灵验，这酒有什么用呢？」武帝想了一下，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笑着把他放了。

因乐求贤

晋悼公与司马侯登讨论何谓快乐，司马侯登说只有享受德与义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



原文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问与人交接之道。」子

张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对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』」子张

曰：「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

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」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

「友交当如子夏，泛交当如子张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子夏之言迫狭，子张讥之是

也。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。盖大贤虽无所不容，然大故亦所当绝；不贤固不可以拒

人，然损友亦所当远。学者不可不察。」

译文

子夏的门徒向子张询问交往，子张说：「子夏是怎么说的？」门徒答道：「子

夏说：「能交往的就结交，不能交往的就拒绝。」子张说：「我所听说的与这不一样。

君子尊重贤明，但容纳众人；赞美善行，但怜惜缺乏能力的人。我如果很贤明，有什

么不能容纳别人的呢？我如果不贤明，别人将拒绝我，我又怎么有机会去拒绝别人呢？」

原文

子夏曰：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：「小道，谓异端。」

致远恐泥，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「泥难不通。」是以君子不为也。」朱熹《四书

集注》：「小道，如农圃医卜之属。泥，不通也。」杨时：「百家众技，犹耳目鼻口，

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。非无可观也，致远则泥矣，故君子不为也。」

译文

子夏说：「即使是小技能也必定有可取的地方，因为怕妨碍远大的事业，所以

君子不去从事。」

原文 子夏曰：『日知其所亡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日知其所未闻。』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亡，无也。谓己之所未有。』尹焞：『好学者日新而不失。』

译文

子夏说：『每天知道所未知的，每月不遗忘所学得的，可以称为好学了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博学而笃志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广学而厚识之。』切问

而近思，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：『切问者，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。近思者，思己所未能及之事。泛问所未学，远思所未达，则于所习者不精，所思者不解。』仁在其中矣。』

译文

子夏说：『广泛学习，志向坚定，以切己之事问人，切实地思考现实问题，仁就在其中了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』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

『言百工处其肆则事成，犹君子学以致其道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肆，谓官府造作之处。致，极也。工不居肆，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。君子不学，则夺于外诱而志不笃。』尹焞：『学所以致其道也。百工居肆，必务成其事。君子之于学，可不知所务哉？』

译文

子夏说：『工匠们在作坊里成就自己的工作，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取大道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小人之过也必文。』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文饰其过，不言

情实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文，饰之也。小人惮于改过，而不惮于自欺，故必文以重其过。』

譯文

子夏说：『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必定加以掩饰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』郑玄《论

语郑氏注》：『厉，严正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俨然者，貌之庄。温者，色之和。厉

者，辞之确。』程颐《程氏论语解》：『他人俨然则不温，温则不厉，惟孔子全之。』谢

良佐：『此非有意于变，盖并行而不相悖也，如良玉温润而栗然。』

譯文

子夏说：『君子有三种变化：远望神态庄严，来到面前温和可亲，听他的说话

严厉不苟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厉己也；王肃《论语王氏义

说》：『厉，犹病也。』信而后谏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信，

谓诚意恻怛而人信之也。厉，犹病也。事上使下，皆必诚意交孚，而后可以有为。』

譯文

子夏说：『君子得到信任后才能劳动他的民众，没有得到信任，民众就会以为

是苛待他们；民众得到信任才能劝谏，没有得到信任，君主就会以为是毁谤自己。』

原文

子夏曰：『大德不逾闲，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闲，犹法也。』小德出

人可也。』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小德不能不逾法，故曰出入可。』朱熹《四书

集注》：『大德、小德，犹言大节、小节。闲，阑也，所以止物之出入。言人能先立乎

其大者，则小节虽或未尽合理，亦无害也。』

譯文

子夏说：『大的操行不超越界限，小的操行有所出入没有关系。』

原文 子游曰：『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，则可矣。抑末也，本之则无。如之何？』子夏闻之曰：『噫！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噫，心不平之声。』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『言大道与小道殊异。譬如草木，异类区别，言学当以次。』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『君子之道，焉可使诬言我门人但能洒扫而已。』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』

译文 子游说：『子夏门下的后生，担任打扫卫生、接待客人之类的事是可以的。不过这只是末节，根底却没有，怎么行呢？』子夏听到后说：『唉，子游错了！君子的大道，哪些先传授？哪些后讲述？以草木来作比喻，是区分为各种门类的。但君子的大道怎么可以歪曲呢？能有始有终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』

原文 子夏曰：『仕而优则学，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『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』学而优则仕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优，有余力也。仕与学理同而事异，故当其事者，必先有以尽其事，而后可及其余。然仕而学，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；学而仕，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。』

译文 子夏说：『出仕而有余力的就学习，学习而有余力的就出仕。』

原文 子游曰：『丧致乎哀而止。』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毁不灭性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致极其哀，不尚文饰也。』杨时：『「丧，与其易也宁戚」，不若礼不足

而哀有余之意。』

譯文

子游说：『居丧达到哀恻的程度就行了。』

原文

子游曰：『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。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『言子张容仪之

难及。』然而未仁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子张行过高，而少诚实恻怛之意。』

譯文

子游说：『我的朋友子张真是难能可贵，但尚未达到仁人的境界。』

原文

曾子曰：『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』郑玄《论语郑氏注》：『言子张容

仪盛，而于仁道薄也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堂堂，容貌之盛。言其务外自高，不可辅

而为仁，亦不能有以辅人之仁也。』范宁《论语范氏注》：『子张外有余而内不足，故门人

皆不与其为仁。子曰：「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」宁外不足而内有余，庶可以为仁矣。』

譯文

曾子说：『仪表堂堂的子张啊，难以与他一起做到仁。』

原文

曾子曰：『吾闻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』马融《论语

训说》：『言人虽未能自致尽于他事，至于亲丧，必自致尽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致，

尽其极也。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。』尹焞：『亲丧固所自尽也，于此不用其诚，恶

乎用其诚。』

譯文

曾子说：『我听夫子说，人没有自动尽情地表露自己感情的，要是有，那一定

是父母亲的丧事！』

原文

曾子曰：『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，

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』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『孟庄子，鲁大夫仲孙连也。谓在谅阴之中，父臣及父政虽有不善者，不忍改也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孟庄子，鲁大夫，名速。其父献子，名蔑。献子有贤德，而庄子能用其臣，守其政。故其他孝行虽有可称，而皆不若此事之为难。』

译文 曾子说：『我听夫子说，孟庄子的孝，别的方面其他人都能做到；但不更改父亲的臣属与父亲的施政方针，就是别人难以做到的。』

原文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包咸《论语包氏章句》：『阳肤，曾子弟子。士师，典狱之官。』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『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』

译文 孟孙氏让阳肤担任士师，阳肤向曾子求教。曾子说：『在上者失去了自己的准则，民众离散很久了。你如果得知他们的实情，要同情、可怜他们，不要沾沾自喜。』

原文 子贡曰：『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』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『纣为不善，以丧天下，后世憎甚之，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。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『下流，地形卑下之处，众流之所归。喻人身有污贱之实，亦恶名之所聚也。子贡言此，欲人常自警省，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。非谓纣本无罪而虚被恶名也。』

译文 子贡说：『殷纣王不好的地方，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厉害。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等品类，否则普天之下的坏事都会归到自己身上来。』

原文 子贡曰：「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更，改也。」

译文 子贡说：「君子的过错，就如同日食、月食。有过错时人人都见到，改正时人人都敬仰。」

原文 卫公孙朝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「公孙朝，卫大夫。」问于子贡曰：「仲尼焉学？」子贡曰：「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文、武之道，未坠落于地，贤与不贤各有所识。夫子无所不从学。」而亦何常师之有？」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：「无所不从学，故无常师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文、武之道，谓文王、武王之谟训功烈，与凡周之礼乐文章，皆是也。在人，言人有能记之者。识，记也。」

译文 卫国的公孙朝询问子贡说：「仲尼先生学自何处？」子贡说：「文王、武王的大道并没有崩坏，还在人世间。贤者认识它大的方面，不贤者认识它小的方面，无处不具有文王、武王的大道。夫子怎么不学习呢？又为何要有一定的师承呢？」

原文 叔孙武叔语大夫马融《论语训说》：「鲁大夫叔孙州仇。武，谥。」于朝，曰：「子贡贤于仲尼。」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「武叔，鲁大夫，名州仇。」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「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朱熹《四书